

所有的机缘都不是安排的，所有的安排都无法重复机缘。我在午后翻越松山，云南龙陵的松山，关于一场战争的记忆。在走向这片土地的时候，我已经感觉到了沉重，风从不同角度吹来，我无法抵挡我的悲凉，之前我已经看到了炮弹凝炼在一起的土层，铁锈红，那么密集，死者与生者，无论是我们还是敌人，铺天盖地密集如雨的弹壳，我渴求天空放他们一马，让死者的灵魂进入天堂。

一路上云南朋友不停在讲南洋华侨工回国抗日故事，在这里，死亡是一个无法摆脱的词。1937年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，日本军队全面发动侵华战争，当时我国与国际联系的陆海通道绝大多数被日军封锁了，为了打通国际交通线，滇西二十余万民众日夜奋战，以血肉之躯，于1938年筑就一条被称为“道路史上的奇迹”的滇缅公路。

在畹町桥上，一辆又一辆缅甸人开着的汽车停下来检查，追逐车轮的烟尘落下来，一些异国的村民很自由地往来，阳光的金黄色将一座桥安静下来，没有任何装饰，桥下的水就是最好的装饰。

当年3200名机工日夜兼程，将大批国际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畹町桥运往国内时，畹町桥承载了日夜兼程。

战争，不断的战争，为了祖国，向死而生是唯一的希望。1942年的春天，日军入侵缅甸，为保滇缅公路畅通和援助盟军，十

白天的大部分时候，感觉闷，傍晚下了一阵雨，晚上又下了两阵雨，呼吸都顺畅不少。

这几天不太有胃口，人有点迷糊，犯困又不容易睡着。这种绕来绕去的感觉，像换季时的天气。看着很明朗，实际黏糊得很。

出来溜达的晚上，捡到一片红色的冬青树叶，手里捏一片叶子，就是握着一个安放无所适从的地方，不至于感觉空落落。

我看见也有这样一片叶子，平放在一张白纸上。视角错位的时候，仿佛谁的红唇。

想象力会丰富我看见的世界。没戴眼镜，视线朦胧，擦肩而过的脸，一张也不真切，也或者，看不清，才是事实上的样子。

回来以后，雨还在下，听见的风里，夹杂着雨滴落在雨棚上的咚咚声。

穿透力强的夜莺的叫声，依然是最响亮的。它的声音，站在这个空间的C位，把人家屋里的钢琴声、歌唱声都挤到角落。

我养的小仓鼠还在睡觉。它边上的牡丹花已经结出了果实。

初夏的夜晚，想睡觉的睡觉，想唱歌的唱歌。同一个时空，包容了所有的颜色、声音、状态，不觉得挤。

我家几百米处有家电影院，上小学时每天途经此地。总被实时更新的电影海报深深吸引——美工手绘，传统技法赋予画面生动的质感与写实表现力，视觉冲击力极强。

售票口永远大排长龙。若有好片上映，则愈加人头攒动。

小时看电影，大多为学校组织。但不知何故，总是在周一上午包场。

绝早起来，同学们由四面八方背着书包赶往电影院门口集合。老师清点人数进场。待银幕上出现一个“终”字，才不过已时，众人在依依不舍中频频回望，不得不回校继续上课。然而老师在台上究竟讲了什么？电影里的镜头在眼前堆叠跳跃，思绪在课堂与银幕间游走，老师的话声渐渐消逝，眼前浮现出影片中最为酣畅的激战画面……

我最新盼看中午场电影，可以少上两节课。

下课铃声叮铃铃未及落定，教学楼里早已炸开雀跃的声浪。集中列队步行至电影院。晨光中，胸前的红领巾自带金边，半个钟头一路叽叽喳喳，谁还在乎走多远呢？

电影开映铃声响，全场安静。然而并不马上开演，通常要先放一段“加演片”——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一直以为是“假演片”。意思上倒也说得通。尤其喜欢加演动画片。《大闹天宫》《神笔马良》，一眼难忘。但若是纪录片或新闻类，则兴致索然。加演片从不预报，没人知道究竟会放什么，反倒比正片更让人期待。

小时看电影，印象极深的是《马兰花》。“马兰花，马兰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勤劳的人在说话，请你马上就开花……”时至今日仍能哼唱。每每好逸恶劳的大姐出场，勤劳善良的妹妹总被欺负，垂髫之年的我牙齿咬得吱吱响，又急又气，真恨啊。

楼里早已炸开雀跃的声浪。集中列队步行至电影院。晨光中，胸前的红领巾自带金边，半个钟头一路叽叽喳喳，谁还在乎走多远呢？

电影开映铃声响，全场安静。然而并不马上开演，通常要先放一段“加演片”——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一直以为是“假演片”。意思上倒也说得通。尤其喜欢加演动画片。《大闹天宫》《神笔马良》，一眼难忘。但若是纪录片或新闻类，则兴致索然。加演片从不预报，没人知道究竟会放什么，反倒比正片更让人期待。

小时看电影，印象极深的是《马兰花》。“马兰花，马兰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勤劳的人在说话，请你马上就开花……”时至今日仍能哼唱。每每好逸恶劳的大姐出场，勤劳善良的妹妹总被欺负，垂髫之年的我牙齿咬得吱吱响，又急又气，真恨啊。

每次电影散了场出来，门口高阶下有个老太太，卖瓜子花生大红枣。偶尔也卖自家腌制的酸杏。从不见她吆喝，亦不称斤论两——面前摆个茶盅，五分钱一盅。记忆最深的一种坊间小食，太原人叫“酸枣面”，是将晒干后的酸枣磨成粉卖。这东西卖相不佳，深褐色，黄土坷垃一样。我摸出五分钱硬币递过去，那老太太便估摸着掰下一块，似乎觉得给少了，于是再捏些掉落的碎渣。一吃一嘴，酸中带甜，味道着实不恶。我的同桌才从外地转来，扬州人，双目惶惑瞪着我，“你怎么吃土呐？”这东西据说不卫生，但禁不住嘴馋呀。有时回家忘记洗嘴巴，被抓现行，难免挨骂。

我母亲那时在中学，教师包场，偶尔带我去。没票。那时门口查票对小孩多网开一面，但进去只能坐母亲腿上。

电影开场不久，一道手电筒白光扫

每次电影散了场出来，门口高阶下有个老太太，卖瓜子花生大红枣。偶尔也卖自家腌制的酸杏。从不见她吆喝，亦不称斤论两——面前摆个茶盅，五分钱一盅。记忆最深的一种坊间小食，太原人叫“酸枣面”，是将晒干后的酸枣磨成粉卖。这东西卖相不佳，深褐色，黄土坷垃一样。我摸出五分钱硬币递过去，那老太太便估摸着掰下一块，似乎觉得给少了，于是再捏些掉落的碎渣。一吃一嘴，酸中带甜，味道着实不恶。我的同桌才从外地转来，扬州人，双目惶惑瞪着我，“你怎么吃土呐？”这东西据说不卫生，但禁不住嘴馋呀。有时回家忘记洗嘴巴，被抓现行，难免挨骂。

我母亲那时在中学，教师包场，偶尔带我去。没票。那时门口查票对小孩多网开一面，但进去只能坐母亲腿上。

电影开场不久，一道手电筒白光扫

来扫去，查逃票罚款。我始终十分不解，为何门口检票的查不到，待电影一开场就查到了？庆幸还是做小孩好。

看电影最怕烧片。片子一烧，影院壁灯顶灯瞬间通通大亮，众人似乎习以为常，静坐或闲聊，没人发牢骚。大多数时候影院有备用胶片，没多久播映继续。多年后我在电影院打工，曾专门跑去放映室玩，得知放映员权力之大，甚至可以随意剪一段，正如《天堂电影院》里面所描述的那样。

印象中，电影院里仿佛永远亮着两盏灯。“禁止喧哗”对应着“禁吃带皮核食物”。我照吃不误，从头到尾嗑瓜子、吃零食，以至于童年记忆中的看电影，除了摇晃得让人心悸的手电白光，演的什么早已遗忘……

带上枕头去影院，做个文艺迷是需要体力的！请看明日本栏。

影迷的故事 责编:吴南瑶



只有时间是忠诚的

葛水平

万中国远征军将士踏过畹町桥出境抗日，畹町桥不仅是抗日战争的生命线，更承载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备受外强欺瞞的屈辱历史。

从龙陵翻越松山去腾冲。盘山公路蜿蜒，由北向南流动的怒江，上面曾经有一座横跨江水的惠通桥，西方记者将其称为“东方的直布罗陀”。

地理上的直布罗陀海峡，位于西班牙最南部和非洲西北部之间，是连接地中海和大西洋的重要门户。松山则是滇缅公路的咽喉要塞，对怒江峡谷而言，松山是一座超级“桥头堡”；对滇缅公路而言，松山是扼其咽喉的巨手；对滇西重镇龙陵，松山又是其前沿屏障。因为地理位置重要，故松山被西方军事史家这样比喻。

过松山是腾冲，腾冲曾被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称为“极边第一城”，是中国出缅通道上的要塞，控制腾冲就等于控制了两条运输大动脉，湍急的怒江和海拔3000多米的松山是护卫腾冲的两道天然屏障。

中日两国军队在这座面积十八万平方公里山上厮杀了近百天，中国远征军以伤亡7763人的代价，全歼据守的1300名日军。

守卫松山的日军，来自日本九州福冈的士兵许多出身矿工，他们用两年时间几乎挖空了松山，山中通讯四通八达，守护松山的这支部队是日军中的

模范，在缅甸方面军一年一度的大比武中，他们每个人都保持着步枪射击、火炮射击和负重攀登3项第一的成绩。

而我们的士兵，洋号一吹，他们一窝蜂地喊叫着往上冲，手中的枪还来不及用，日本军人机枪一扫，他们滚石一样一批一批滚落在地。

我们不缺的是人。人，宏大的群体和渺小的目标，他们曾经有血有肉，知道疼痛，知道发怒，知道伤心，也知道怒吼，一切都来不及，战争的丧钟已经敲响。

面对这座山、这条河，后来人几乎没有资格指手画脚。我们游过一条江就宣称征服了江河的人，我们喝令三山五岳让道的人，我们感到虚弱时求助于山河的人，面对群山酣畅淋漓的腾挪，会唤起原始冲动，会气壮如牛、血液沸腾大喊“我再一次征服了”的人，我只想说，那场战争的结束，每一块墓碑下因为无法分辨敌我，只一把骨灰，那场战争的开始，上天就已经死了。

当时，攻占松山的敢死队，每人发法币5000元，如果拿下阵地，再发5000元。在当时的昆明，一碗米线的价格是20元法币。钱用蓝色的布包包好背在背上，士兵迎着日军坚固的阵地和密集的火网，流着泪冲上山头。

钱，是活下去被拥有的一个诱惑，但它有权利违背伦常和道义吗？

战争结束，活着的人看到钞票和钱包撒满了阵地，双方士兵的尸体层层叠叠，一个士兵突然挣扎着爬在地上捧着钞票嚎啕大哭，因为，他的家人都被日本人杀了，钱于他没有诱惑，只是一张废纸。

战争之后，我们只能庄重地面对一块块墓碑，敌我双方，他们都将在阳光普照的世界和黑暗寂静的世界之间再度会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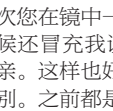
一张张年轻的面孔，笑容灿烂，笑得没心没肺，好像未来很长。这样的笑容，在战争中一个个死去，战争有多么卑鄙！

我在松山上买了四棵松山兰，莹润糯滑的风吹动兰的叶片，紫色的兰拥

前日梦中，见到了父亲，他派我去卖棉花。两只麻袋一大一小，架在自行车两侧座架上。它们高高耸起，像两扇翅膀长在我肩膀上，挟持我在山道上滑翔，一路忧伤又疑惑。半路上我突然想起：父亲，我家哪有棉花？您种了一辈子水稻。当时我就惊讶，但最惊讶的是，死是唯一一次改命的好机会，没想到您还是浪费了它，换个地方您依旧在种庄稼。舅舅给您找了一处好风水，我以为换个地方，您日子会好起来。当官您是当不了，做做小生意也好。

卖棉花

许道军



要是赶在梦醒前，卖掉了它们我去哪里给您送钱？在梦中我居然想到，这是在做梦。您走后，我是追过您好多年，最后还是算了。不是真的找不到您，而是发现了您的小把戏：您并没有走远，有次您在镜中一闪而过，我就知道您经常偷偷回家，有时候还冒充我说话。有人说，人过四十，会越来越像父亲。这样也好，人间少了许多伤痛，也不会有真正的离别。之前都是您迫着我给我送钱，最远的地方是信阳，那个时候我在信阳上学。每次收到儿子的信，您都笑眯眯地举着它到处炫耀，说：他又没钱了！收到儿子的信是个好消息，但好消息其实就是坏消息，但您不以为意。这次您叫我卖棉花，我就去卖棉花。水稻或者别的，我都乐意。之前您的话我可是一句也不听，但也因此我活得比您好。心硬就命硬，门口的磨刀石，活了一万年。有时候想，自私才是保命的最好办法。

要搞钱，不一定要种棉花；有钱也不必再给我了，我已经自立。要是想与我说两句话，也不用造一个莫名其妙的梦。父亲，您的心思，早已瞒不过我了，毕竟我现在年纪比您大。但也不是没有高兴的事，我回到了19岁，表现尚可，像个儿子一样听话，而您的病，似乎也快要好了。唯一耿耿于怀的是，醒后才想起：父亲，您叫我去哪里卖棉花？

风醉卧在泥土的根部，要开花了。不管我自觉不自觉，松山的风情气韵进入了我的眼睛，激荡起我强烈的感情。我想起了“有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？爱耐塞；有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？爱耐塞；有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？爱耐塞”这些诗句。寂寂，仿佛包含着一切深重的无法言说的忧伤、家国的沧桑，这些兰，可是死亡者的魂灵？

花开得奇怪，简洁，就几片花瓣，我闻到了香，



雨后阳光（水彩·粉画）吴卫坚

每次电影散了场出来，门口高阶下有个老太太，卖瓜子花生大红枣。偶尔也卖自家腌制的酸杏。从不见她吆喝，亦不称斤论两——面前摆个茶盅，五分钱一盅。记忆最深的一种坊间小食，太原人叫“酸枣面”，是将晒干后的酸枣磨成粉卖。这东西卖相不佳，深褐色，黄土坷垃一样。我摸出五分钱硬币递过去，那老太太便估摸着掰下一块，似乎觉得给少了，于是再捏些掉落的碎渣。一吃一嘴，酸中带甜，味道着实不恶。我的同桌才从外地转来，扬州人，双目惶惑瞪着我，“你怎么吃土呐？”这东西据说不卫生，但禁不住嘴馋呀。有时回家忘记洗嘴巴，被抓现行，难免挨骂。

那些年看电影

王 瑤

我母亲那时在中学，教师包场，偶尔带我去。没票。那时门口查票对小孩多网开一面，但进去只能坐母亲腿上。

电影开场不久，一道手电筒白光扫

几年前，与朋友去乡下吃了一顿饭，吃的是什么菜已经忘了，却记住了主人朴实而“奢华”的住所。

那栋小楼外表并不起眼，面积也不大，上下两层加起来也不过三百平方米，一楼迎客、吃饭、做车库，二楼饮茶、读书、睡觉。小楼面前有一片水，是一个十来亩的小湖，屋后有一座小山，四十分钟之内便可以打一个来回，我觉得这真是合适不过，屋后的山不能太矮，太矮，感觉不到攀登的快乐；也不可太高，太高会让人心生恐惧。主人利用山坡设计了一个小院子，低处栽几棵梨树、桃树，架几棚阳光玫瑰或巨峰葡萄，高处种些白菜、南瓜、萝卜、四季豆。

在城市，想要拥有与大自然共存的生活实在太难了。我住在十七楼，每日出门，最先接触的就是电梯按钮，这里有冰冷的大理石，有梯厢里闪闪发光的不锈钢，有炎热季节咚咚作响的排风扇，有头顶高悬的LED灯和监控，但没有草地、花朵，没有蓝天、白云，没有蝗虫在屋前跳跃，萤火虫在地坪里飞来飞去，就算出了门，头顶的天空是被楼群切割得细碎碎的，脚下的大地是被覆盖了厚厚的水泥和沥青的，我们既听不到大自然的呼吸，也感受不到它四季细微的律动。功成名就的梭罗和韩少功都曾阶段性地从城市出走，我想他们大概都是听到了乡村原始诗意的呼唤。

大自然地貌丰富，河湖、海洋、高山、平原、沙漠、草地、冰川、温泉，种种矛盾的东西呈现在眼前；它的一些区域四季也特别分明：春秋气候宜人，夏天炎热，冬天寒冷，它从来没想到拿这个季节的气温与那个季节平均一下。大自然的总思路就是：你来了，我就欢迎，至于你们各自能干成些什么，大家同台竞艺好了。你说夏天炎热不好，但作物需要壮籽啊，温度高有利于果实成熟；你说冬天寒冷讨厌，可是大地上对农作物有害的昆虫也需治理啊，不是说“瑞雪兆丰年”吗？雪之所以可以造就第二年的丰收，就是因为它可以冻死一部分害虫。在大自然眼里，没有什么东西绝对好，也没有什么东西全部坏，关键是善用。善用了，很多看似坏的东西都会变好。

大自然是具有高度定力的，你可以改变一棵草，却很难改变一片浩瀚的海；你可以用空调制造出一片宜人的温度，却无法修改窗外的四季。大自然永远在按自己的逻辑行事，我们可以在小事情上部分地更动它的意志，却不可以从根本上颠覆它的内在思维。比如你看到麻雀偶尔会吃粮食，发动一场运动去消灭它，但你接着会发现来年农作物的蝗虫、飞虱比往年多了许多倍；你看到树木可以做家具，可以烧木炭卖钱，砍完了屋后一片山坡，可是一场大雨后，你发现不知哪儿来的泥土堆死了你家的屋脚，黄色的山水不断涌进你的客厅、厨房。大自然是沉默的，除了打雷、地震，它轻易不说话，但你不能将它的定力视作懦弱，否则，它就会对你毫不客气。

没有一个人不希望自己得到善待，大自然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朋友都知道，人行走在自然中，是不怕日晒雨淋的。太阳毒吗？我们可以随手扯一把茅草编成一个斗笠戴在头上，这样的“草帽”比你打伞不知舒适多少倍；暴雨大吗？我们可以躲在像张开的贝壳一样的大石头之下，一根纱也不会湿。大自然也会赐给我们无数的美食，想马上享受，有草莓、野石榴、嫩蔷薇茎、金樱子；想拿回去好好烹饪，有野蘑菇、小笋、泥鳅、甲鱼。累了，石头、土坨可以让你坐，清风、草地可以让你睡。大自然关照、呵护我们从来不求回报，你给它食物，它不张嘴；你给它金钱，它不伸手。

人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，喜欢自然，希望将自己融入与自然共存的朴实而奢华的生活，是我们内心固有的情结。正视自己的愿望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满足，我们的精神才会真正放松。

来扫去，查逃票罚款。我始终十分不解，为何门口检票的查不到，待电影一开场就查到了？庆幸还是做小孩好。

看电影最怕烧片。片子一烧，影院壁灯顶灯瞬间通通大亮，众人似乎习以为常，静坐或闲聊，没人发牢骚。大多数时候影院有备用胶片，没多久播映继续。多年后我在电影院打工，曾专门跑去放映室玩，得知放映员权力之大，甚至可以随意剪一段，正如《天堂电影院》里面所描述的那样。

印象中，电影院里仿佛永远亮着两盏灯。“禁止喧哗”对应着“禁吃带皮核食物”。我照吃不误，从头到尾嗑瓜子、吃零食，以至于童年记忆中的看电影，除了摇晃得让人心悸的手电白光，演的什么早已遗忘……

十日谈

影迷的故事

责编:吴南瑶

带上枕头去影院，做个文艺迷是需要体力的！请看明日本栏。